

【理论探讨】

王好古火热辨治理论与应用探析*

安 宏¹,徐世杰²,高 雅^{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王好古的火热辨治理论是对易水学派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对明清以降温补、扶阳及温病各派火热理论的形成具有启发作用。王好古火热辨治理论以“内外一统论”“阴证学说”“三焦寒热学说”为基础,通过辨脉将复杂多变的火热症状诊治简化为“辨脉分阴阳”“阴证温补脾肾”“阳证分治三焦”三步辨治方法。文章选取《阴证略例·海藏治验录》阴狂、阳狂两则医案说明这一火热辨治理论的使用方法。

关键词:火热;辨治;理论与应用;王好古

中图分类号: R22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3)01-0036-02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3.01.010

热病诊疗理论是贯穿中医学发展始终的主题。从《素问·热论篇》“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1]102},提出热病的六经传变思想,到《伤寒论》创新性提出热病的六经辨证体系;从金元各家的火热治疗思想争鸣,形成了寒凉、温补、攻邪、滋阴等学派,到明清温病学派重构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火热病证的诊治体系。一言蔽之,火热类病证的诊治理论与方法进步是推动中医学发展的主线之一。

王好古以善治阴证闻名,然而考察其理法方药涉及火热病证者近半且鲜有前人发挥,目前的研究没有彰显王好古学术思想的整体性。理清王好古的火热理论内涵及应用方法,有助于全面掌握其学术思想,凸显其在易水学派传承过程的中坚作用和在中医学火热理论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

1 火热理论基础

1.1 内外一统论

王好古针对当时伤寒与杂病分别论治的主流思想,提出“世人皆知伤寒有法,杂病有方”^[2],但伤寒之法亦是方,杂病之方亦是法。伤寒和杂病相互关联,伤寒之内不离乎里,杂病之外不离乎表,在表可发汗,在里可泻下,在中可调和。治疗之法不变,寒热温凉则蕴含其中。王好古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与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和李东垣的内外伤论结合,联系阴证学说,提出融杂病于六经的内外一统论。

王好古认为伤寒与杂病虽然传变规律不同,但在传变过程中可相互影响。伤寒杂病均可出现火热症状,如伤寒治疗不当可入里耗伤三阴,并见火热与虚寒;内伤疾病先损中焦脾胃,传至三阴,若治疗不当,出现心腹不适、往来寒热或大小便不利等,则为病传三阳,属于表里同病。如阴气居于内,阳气浮越,逆而上行,至阳明则多见发热,至太阳则见头痛,至少阳则出现寒热间作。

1.2 阴证学说

在“内外一统论”的基础上,王好古更加重视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病证的治疗,并将三阴病统称阴证,认为阴证病位在肝、脾、肾,病性为虚为寒,辨治较三阳病更为复杂,预后也较差。阴证发病有内外因素,内因为正气虚和“内已伏阴”,外因为清邪与浊邪。清邪指霜寒雾露、久雨清湿及山岚瘴气等外来邪气^[3],浊邪包含内伤饮冷和“入腹之雾露”等从外直中脏腑之邪,清浊二邪可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阴证发病需内外合邪,如《阴证略例·扁鹊仲景例》:“虚人内已伏阴,外又感寒,内外俱病。”^{[4]13}若本气坚实,内无伏阴,虽遇清浊外邪袭扰,也可不发阴证。

阴证的火热症状不同于阳证,王好古将其分为阴证似阳与阴盛格阳两种类型。阴证似阳,指脾肾精气亏虚而生热,如《阴证略例·论阴证发渴》:“阴证口干舌燥,非热邪侵袭肾经也,乃嗜欲之人,耗散精气,真水涸竭,元气阳中脱。”^{[4]67}阴盛格阳,指阴寒过盛,抗拒阳气于外,如少阴病麻黄附子细辛汤证见“发热脉沉”,通脉四逆汤证见“里寒外热……其人面色赤”等。其中,又以阴证的特殊类型阴毒最为典型,可见发热、面赤、口渴甚至烦躁不欲饮水等火热扰神之象。

1.3 三焦寒热学说

王好古在《黄帝内经》《难经》三焦学说的基础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资助(CI2021A00303);基于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需求的古方数据库建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2CMZ042);元代汉蒙民族饮食养生文化交互影响史证研究

作者简介:安 宏(1989-),男,山西大同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挖掘利用研究及中医学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

△通讯作者:高雅(1992-),女,安徽蚌埠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医家学术思想研究,Tel:010-64089102,E-mail:gaoya9210@163.com。

上,结合张元素脏腑用药理论,提出了三焦寒热学说。他指出:“头至心为上焦,心至脐为中焦,脐至足为下焦。^{[5]12}”上焦主纳而不出,故病易“拂郁,脏气相熏”;中焦主腐熟水谷,故病易“胃气上冲,营卫不通,血凝不留”;下焦主出而不纳,故病易“不阖,清便下重,便数而难”^{[5]13}。又将上、中、下焦病证各分为寒热两类,制成三焦寒热用药图。如上焦热用连翘防风汤、凉膈汤、清神散等,中焦热用大承气汤、调味承气汤、四顺清凉饮等,下焦热用五苓散、八正散、石韦散等。三焦寒以四逆汤为基本方,上焦寒用桂附丸、胡椒理中丸和铁刷汤,中焦寒用大建中汤、附子理中汤等,下焦寒用八味丸、还少丹及八味丸^[6]。

王好古三焦寒热学说的意义在于将人体的寒热症状纵向切割为上、中、下三部分,并形成对应的三焦寒热用药模式。三焦寒热学说与阴证学说相互融合,用于解释阴邪侵犯三焦引发的不同寒热症状,如清邪质轻易侵犯中上焦,出现头面浮肿、烦热、昏蒙等症;浊邪质重易侵犯中下焦,出现中满肠鸣、二便不利等症。当正虚或“内已伏阴”,清浊二邪易相兼致病,三焦无法“通为一气,卫于身”,则表虚里急^[7]。

综上,王好古火热理论的形成可分解为“合-分-合”三步,提出内外一统论将伤寒、杂病融合为一体,为辨治火热病证提供统一理论模型,此为第一次“合”;提出三焦寒热学说与阴证学说,分别对火热病证的病位进行纵向分割,并讨论阴证似阳、阴盛格阳两种特殊情况下的火热病证,此为“分”;融合阴证学说与三焦寒热学说,通过辨阴证确定病性,辨三焦确定病位,进而确定目标方药综合治疗,此为第二次“合”。因此,内外一统论是火热病证治疗的前提,以阴证学说和三焦寒热学说为两个方向,可搭建王好古火热的辨治步骤。

2 火热辨治步骤

考察王好古“内外一统论”“阴证学说”“三焦寒热学说”等理论,他所指火热并非病机或病邪,而是多指火热症状。因火与热性质相同仅轻重有别,所谓“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因此,凡发热、面赤、目红、两胁热、谵语神昏等火热症状,均属于王好古火热理论的辨治对象。

2.1 辨脉为纲

火热症状虽有外感、内伤不同,都应以辨阴阳脉为纲。王好古言:“大抵前后证变之不同,以脉别之,最为有准,不必求诸外证也。”^{[4]85}认为阳脉则大、浮、数、动、滑,阴脉则沉、涩、弱、弦、微。三阴之脉,太阴脉缓而迟,少阴脉细而微,厥阴脉弦而弱。凡阴证发热脉象都符合三阴脉的特征,因此王好古称:“大率以脉别之为准,诸数为热,诸迟为寒,无如

此最为验也。”^{[4]26}

根据火热症状与脉象的关系,王好古分成两类论治。脉属沉、涩、弱、弦、微等阴脉者,火热症状为虚,按照阴证论治宜温补脾肾,消阴散热;脉属大、浮、数、动、滑等阳脉者,火热症状为实,按照三焦寒热用药模式,确定火热症状的病位和方药。

2.2 阴脉温补脾肾

火热症见阴脉者为脉症不符,多为脾肾精气亏虚或内伏实寒。

脾肾精气亏虚属于王好古所称“阴证似阳”,为阴证初期,可见外伤于寒,并见面赤目红、两胁热甚、手足自温、大便难等火热症状。“阴证似阳”者,治宜甘温除热法,如以黄芪汤(人参、黄芪、茯苓、白朮、白芍)为基本方,即李东垣“补中益气汤”意,用于补中除烦散火。若出现火热冲胸、烦躁等症,为“阴盛似阳”向“阴盛格阳”发展,可用调中丸,即黄芪汤去黄芪、白芍加干姜,加重温补中焦力量,消阴退热。

内伏实寒即王好古所称“阴盛格阳”,指体内阴寒过盛,抗拒阳气于外,出现在外的浮热口渴、手足躁动不安、脉似洪大等假热症。实则身虽热却喜盖衣被,口虽渴但饮水不多,手足虽躁动但神志清楚,脉虽洪大但按之无力。“阴盛格阳”者治宜“热因热用”,用大辛大热之药速散寒邪,如还阳散、退阴散、火焰散、元阳丹等。同时,还应在辛热药中佐以猪胆汁、茶、盐之类,并反佐服药,同气相从,减少格拒。

2.3 阳脉分三焦论治

火热症见阳脉者为脉症相符,王好古认为可按照火热症状在上、中、下三焦分布进行用药选方。

火热拂郁上焦,肺失宣发,心神被扰,症见发热恶寒、身热汗出、神昏谵语、脉浮数或两寸独大,可以银翘防风汤轻宣表热,凉膈汤泻火解毒,犀角地黄汤清热除烦。火热壅塞中焦脾胃多从燥化,表现为发热、面红目赤、唇裂舌焦、口干咽燥、便秘腹痛、苔黄或焦黑、脉实数等,可以承气汤加减治疗。若脾胃热结,可用四顺清凉饮治疗血热扰神。火热在下焦,多出现水停或蓄血,表现为尿少水肿或血瘀出血,可以五苓散化气行水,抵当汤除热散瘀,八正散利湿清热。

若同一火热症状兼见于三焦,可按照兼症在三焦的分布位置确定用药。如小便不利,兼见口鼻干燥、发热汗出等上焦症用栀子、黄芩;兼见痞满、泄泻等中焦症用黄连、芍药;兼见经水失调、下肢痿痹等下焦症用黄柏、大黄。若三焦症状不突出,可用三黄丸或黄连解毒汤通治三焦热邪。

2.4 火热辨治步骤的理论意义

自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现象中去探究问题并发现本质。简单性原则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通过现象简化,以假设求得问题的解决方式。它

的核心是抓住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关系,进而突出事物本质,正确地认识世界。

王好古火热理论体现了这一原则,没有纠缠于复杂多变的火热症状表象,而是以“内外统一论”为基础,将外感与内伤统一起来,抓住脉象这一主要矛盾,透过火热的症状表象来认识阴证与阳证的本质。脉象属阳者,按照三焦寒热辨证用药,脉象属阴者依据火热症状的缓急程度分为“阴证似阳”与“阴盛格阳”,前者以甘温除热为主,后者以辛热散寒回阳为主。如此,王好古通过“脉”提纲挈领地复杂的火热辨治简化为“辨脉分阴阳”“阴证温补脾胃”“阳证分治三焦”三个简明易懂的步骤。

3 火热理论的应用

《阴证略例·海藏治验录》内附医案8则,涉及火热辨治者均体现了上述辨治步骤。

3.1 阴狂

宝丰阿磨堆侯君辅之县丞,为亲军时,饮食积寒,所伤久矣。一日病其脉极沉细易辨……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语言狂乱……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前后数日,约二十余两后,出大汗而愈。及见庭中物色,儿童、鸡犬,指之曰:“此正我二三日间梦中境物也……愈后起行,其狂又发,张目而言曰:今我受省札为御马群大使,如何不与我庆?及诊之,脉又沉迟,三四日不大便……与理中丸,三日内约半斤,其疾全愈。^{[4]83}”本案以发狂为主症,兼见斑疹、肌热一派火热症状。王好古前后两次诊脉均为沉细沉迟之阴脉,并据脉认为“侯公之狂,非阳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阴也”,判断依据即“但脉阴为验”,病机乃“阳为阴逼,上入于肺,传之皮毛,故癡微出;神不守舍,故错言如狂,非谵语也”,属王好古所称“阴盛格阳”范畴,因此多次使用姜、附、理中等散寒温中,敛纳浮阳。

本案的诊断思路符合王好古以辨脉为先、分阴阳论治的火热辨治步骤。正如他在本案后附言:“独取诸脉,不凭外证可也。”应当注意的是,王好古虽然强调脉诊在判断阴阳证候中“一锤定音”的地位,但结合本案“饮食积寒,所伤久矣”的病史,以及“肌表虽热,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等兼症,也提示凡脉证不符必有佐证,应当在诊断时格外留意。

3.2 阳狂

彰德张相公子谊夫之妻许氏……病阳厥怒狂,

发时饮食四五倍,骂詈不避亲疏,服饰临丧,或哭或歌,或以刃伤人,不言如哑,言即如狂,素不知书识字,便读文选,人皆以为鬼魔。待其静诊之,六脉举按皆无,身表如冰石,其发也叫呼,声声愈高……予用大承气汤下之,得藏府数升,狂稍宁。待一二日复发,又下之,得便数升,其疾又宁。待一二日又发,三下之,宁如旧,但不能食。疾稍轻而不已,下之又五七次,计大便数斗,疾缓身温脉生,至十四日,其疾愈,脉如旧,困卧三四日后起苏,饮食微进,又至十日后得安^{[4]82}。

本案与上案同为发狂,但见饮食异常、身冷、脉伏不出,看似为阴证无疑。然而,脉伏不出若属阴脉,则应为“本气虚”或“内已伏阴”所致,应见身静食少等症,而本案见发狂、饮食倍增则脉伏当为阳热郁遏。王好古据此判断本案属阳证,并依据饮食异常判断病位中焦,用大承气汤峻下7次而愈。正如王好古按语所云:“始得病时,语言声怒非常,一身诸阳尽伏于中,隐于胃,非大下之可乎?”

4 结语

王好古以“内外一统论”“阴证学说”“三焦寒热学说”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火热辨治理论,借助“脉”提纲挈领地复杂的火热症状诊治简化为“辨脉分阴阳”“阴证温补脾胃”“阳证分治三焦”三步辨治方法。这一辨治模式不仅体现了王好古对易水学派脏腑辨证、甘温除热等思想的继承创新,又弥合了金元以来寒凉、补土、攻邪、滋阴诸医派之争。同时,他的火热理论对明清以降温补、扶阳及温病各派火热理论的形成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102.
- [2] 王好古. 医垒元戎[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380.
- [3] 高雅,徐世杰. 王好古《阴证略例》之“阴证”与“阴毒”[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1):1507-1508.
- [4] 王好古. 阴证略例[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3.
- [5] 王好古. 此事难知[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12.
- [6] 高雅. 王好古火热理论研究[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9.
- [7] 张光奇,刘宏伟. 试述王好古论“三焦”[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8,5(2):11-12.

收稿日期:2022-02-24

(责任编辑:郑齐)